學福齋集

明于古今貫天人之理此儒林之業也余弱冠即知遵
尚古學年大來兼涉獵于蓺術反覆講求于古與今之
際頗有省悟積成卷帙而求[illegible][illegible]曲同志相賞者
四十年未覩一人最後得吾友雲間沈君學子大喜過
望夫所貴于學者謂其能推今說而通諸古也今略舉
數事言之世所傳六侯三白乃易傳太一行九宮法爲
大道之本故伏羲以之畫八卦神農以之立明堂黃帝
以之創井田周公以之作周髀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
說其義見鄭注鴻範及左傳鄭裨竈魯申須之言術家
羅盤二十四載孝經援神契及淮南子者鄭志取以解

昭卅一年史墨言吳入郢必以庚辰之文知並三代舊法納甲之事本易之在天成象虞仲翔謂陰陽消息大要即夢中道士所云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是也斗建日躔古之斗綱星紀左右行而相合爲合辰合樂所用合辰者乾坤十二爻坤東北喪朋以合于乾鄭氏注易專用是說合樂者大司樂所以致鬼神示皆聖人贊化育之事漢晉明易無如荀慈明于令升而火珠林六親世應遊歸備見荀干之注九家主荀解隨初九官有渝以坤初爲官小畜九五富以其鄰以巽四爲財則無異今之三錢占矣六甲孤虛俗所謂旬空而仲翔以繫辭周

流六虛當之京氏占法一爻變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七八故晉語重耳得貞屯悔豫皆八乃屯之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艮之隨此外所占九卦皆一爻變或以疑左氏詎知古法者唐六典五行十二氣俗謂長生法而金生于巳西漢桑大夫以問山東文學六十人皆不能答桑乃引月令孟夏靡草死決小罪以爲證蓋博物之難如此凡若此者無慮數百條不能悉舉皆余四十年通俗窮經而得之者沈君與余不啻重規而疊矩以此見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爲可喜也沈君邃于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

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吾于沈君見之矣沈君詩古文咸可傳世行遠世多知之玆不論論其學云東吳同學弟惠棟書于燕城寓齋

彊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莘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方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核無勌容然則天地有寒暑惟用心一者不知之莊生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指或殊而爲抱一則同故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絶未絶之傳其知之也獨深因是贈涉旁午舉凡先秦已降精深博大怪奇偉麗之文靡不好之而神與俱凝復與俱釋而亦時時自發爲文章其醇之經肆之子史百家掩其光而彌著淡其味而彌永此余曩所見於先生之學之爲詩古文辭若是今隔別六載聞素重先生所爲文暨

學於先生者爲裒聚成集先生乃馳書二千里屬余撰
序夫先生之可傳豈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
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幽而
表微然其名義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於莫之能
通是以凡學始乎離辭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辭則舍
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
以心先生於古人小學故訓與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語
者研究靡遺治經之士得聆一話言可以通古可以與
幾於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繩尺法度力追古人
然特先生之出其餘焉耳此外著述藏藁尚多余企其

畢合而傳之以爲志古君子大快也

乾隆辛卯秋休寧戴震序

序

乾隆庚寅夏余來揚州與老友松江沈君沃田昕夕過
從沃田酷愛余詩爲余作序並屬余序其所著學福齋
古文余不能辭也憶在都門萃海內勝流論及近日士
夫學問或曰
本朝經史考據之學以及駢體詩詞皆遠過前明所不
及者時古文耳余曰時文則信然矣若古文豈遂多讓
耶其人作色曰百年來有能如潛溪學士者乎同坐者
咸然其言余未暇深辯也异日閱井觀瑣言譏潛溪好
爲陵厲之言以震盪人耳目不覺喟然曰鄭氏殆先得

我心矣夫古文鎔液經史探事理之極以立言非徒數典使氣以誇人俾人望而却走也讀古文者如良醫切脉三部之間尤貴沉按昌黎之遏抑掩蔽不使自露者沉脉盛也潛溪承歐柳吳黃諸君子之後學博而氣雄以文章鳴開國之始其傳者千篇皆奕奕烺烺可觀覽然固而存之撓揉而渟滀之者少且如淵潁先生碑潛溪盡量作也能如施先生陸文通胡先生諸銘表之簡錬淳泊使人百諷不厭乎余故論有明古文沿八家正脉耐人尋諷者終莫如震川而桐城方望溪猶譏其有序而無物望溪自許其文爲北宋以來第一而余第取

以配食震川葢震川情文兼美閒失之平望溪熟於周人之書特風骨太露耳衡而量之分適均焉既有以敵

震川則

本朝之文亦不弱於前明矣刻在望溪前則有顧黃姜魏諸家望溪後則沃田而外葢不下數十人雖其人尚未經論定要皆能自成一家視王李諸人之贋作不啻籋靑雲而游太虛卽謂突過前明亦奚不可也沃田之學之邁他序葢詳余不復論及唯愛其文不矜才不使氣醇厚爾雅足以追踪前輩涵葢衆流也因論文以發其端云

乾隆上章攝提格之歲六月下澣新安程晉芳撰

弇州王氏推吾郡之文爲海内首自陳夏諸子後百餘年閒流風相扇著作如林然求枕葄經籍涵濡百家通知古今之務取諸心而措諸手自成一家言者不數數覯老友沈學子先生與予交三十年各以貧故奔走于外東背西馳中閒僅一再把臂未暇論文也今年夏邂逅邗江先生出學福齋集二十卷問序于予受而讀之初駭其汪洋恣肆不可方物也徐爲句梳字櫛究厥指歸其於經說易不廢荀虞詩不廢毛鄭書不信僞古文而主伏生今文而尤服膺於石齋黃氏之洪範明義孝經集傳也他若周髀蓋天之學測晷之儀句股之法筮

卦之占六書之蘊氏族之譜樂府之體古鐘之製以至
方書形家之秘參同楞嚴之旨一一皆有所依據而心
知其所以然以視陳夏諸子所詣未知何如要足標樹
海內傳之無窮稱一代之通儒也已先生讀書兼以致
用時應募府徵習知典章之沿革政治之得失其交於
西蜀王樓山陽湖潘敏惠兩公最厚所贊益亦最多嚮
使遭遇于時擁一麾乘一障必有功在社稷而澤及民
物者然其精神才力有所分即未必能如是之專且篤
雖有作焉或且為功名掩也然則天之厄其身斯所以
昌其文歟

乾隆辛卯孟秋同郡張鳳孫序

雲間沈學子先生客邪上與余寓居相距不數舍故朝夕常就之以質所學先生所居列四部書皆手自讎校自晨及夕未嘗肯以分寸之晷措之蟲蝸以外事當其含毫神會如與古人覿面相遇辨析往復不知此身在隆古後凡閱一日必得此一日之益先生今年七十一矣其能獨有此七十餘者他人不能幾也夏初偶過先生請窺撰述之富先生以古文集若干卷見示鬱勃遒轉頓折夷猶詣極之作雖鈍翁冰叔不能過也先生自經子史外旁及句股輿地六書等切聲樂金石圖籍靡不研思覃訊窮極體要成一家之學故於六籍內磨鍊

百折而得此堅果之力孤詣之思固而持之變化以出之以之析理而理解以之紀事而事覈然則先生之根柢能測識之者或寡矣夫以先生之學之博與文之可以不朽乃不獲與稽古之榮或且爲先生惜然使預期榮名而後孜孜若此則又何弗效彼不孜孜而自獲榮名者之所爲乃必多此孜孜之苦何爲乎先生顧自少而壯以至于皓首但知吾學之當邃與文之當致于不朽而已則他人之爲先生惜者先生且一笑置之矣然先生之必汲汲治經愈窮愈銳以底于不朽凡吾曹之好學深思者輒相效之先生雖自以爲得而必以此窮

而愈工之術輾轉相授則奈何又以苦已者苦人乎此
先生之文之所以必傳而從先生游者之所以卓然于
世也先生其深契余言不也
乾隆三十有五年夏五月既望楚陽任大椿譔

學福齋詩文合集序

士往往以俗學自敝其能竭畢生之精力攻詩古文辭無旁騖無兼營無是非榮辱之見介於其中斯可謂豪傑之士矣韓子曰學各得其性之所近蓋人之才具有限工於此者未必工於彼兼工矣而又各造其極則尤難若乃本之六藝以端其本參之百家子史以暢其支言皆有物而動與道合則百不得一焉我

朝文治昌明讀書稽古之士跨越前代然自國初以迄於今其堪指屈者亦不多數人若我友沃田沈子蓋其一也沃田生長九峯三泖之區多名師益友既長足踪

半天下盡交海內通人鉅儒其學無所不究自天文算數樂律圖譜六書七音以及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書皇潛王遁之奧窮千秋之絕業而津逮焉雖艱難困踣饑寒勞苦之餘手未嘗一日去書主予家近十年行笈稛載多至數千卷丹黃甲乙幾遍間出其所作詩文與予相劘切辨析微渺斟酌於毫釐分寸之間酒闌燈炧議論娓娓勿倦也然沃田年老善病病益加讀書愈不懈人咸憂其不支至辛卯十月竟以病歸歸未幾遂返道山矣先是沃田嘗手訂其所著學福齋詩集三十七卷賦一卷文集二十卷付之梓並屬予爲之序工未竣

予序亦未遑作而沃田訃至又二載畢工予始爲之序
其大槩如此厥世之讀其集者得窺其所學因想見其
爲人知予言之非阿好而予之拳拳於此亦聊以慰亡
友於地下也特是集出沃田手訂而沃田乃不及見其
成則亶用慨也夫時
乾隆甲午四月既望鶴亭同學弟江春撰於揚州之康
山草堂

學福齋集

卷之一　論　說　解　書

與江橙里書

與江松泉書

學福齋集卷一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答徐雅宜論易七八義

雅宜足下日辱問以易七八之義按國語晉公子重耳歸國董因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所謂貞屯悔豫者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屯初九六四九五三爻變占法一爻動則變三爻以上動則不變今三爻亂動故貞屯悔豫皆八也易林補遺述京房變法第六爻爲宗廟縱動不變其餘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此說按之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而曰

艮之八者艮䷳隨䷐謂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俱動不變乃貞艮悔隨亦是例也繫辭下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其不曰七而曰八者蓍之德圓而神七七四十九蓍數也卦之德方以智八八六十四卦象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卦者止稱八不稱七也以是而推凡左傳之占法與此脗合乃知漢學之可貴如此曩客閩中潘敏惠公喜談易曾共言之後來廣陵復習聞于惠徵君松厓寒牕呵凍麤憶所記聊復左右幸足下明教之成白

論術家寄宮

徐岳數術記遺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注捐悶者周公作也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也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維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老成子古賢人名方爲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見鄭樵通志氏族畧布十二時四維此即維乘筭法梅氏籌筭中載有一則三等大約相同由此觀之木東火南金西水北惟土則寄於西南西南坤位也後漢書光武紀注漢禮制度北郊中嶽在未岳生漢末受歷學于劉洪鸞北周時造天和歷者其說確有原本況捐悶筭用十二三不

能比兩筭用八四維筭用十六一如三式行宮法坤爲大地五土之所生中五只寄於坤坤以藏之亦爲死門鑿然無疑惟坊刻五總龜有近年太史局鄒淮著百中經改正以五寄二之說攷貴與通考五行項下信齋百中經一卷陳氏曰不著名氏怡齋百中經一卷陳氏曰東陽術士曹東野言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顯慶歷歷法更本朝前後無慮數十變而百中經猶守舊安得不差于是用見行歷法推筭則怡齋當是東野之字其所言守舊者即信齋百中經蓋五星祿命之書非地式明矣又天文項下天文考異二十五卷陳氏曰昭武布衣

鄒淮撰淮後入太史局宋時太史局雖有鄒淮其人而陳氏于天文考異定爲淮撰于信齋百中經則書不著名氏是信齋必非淮而百中經又非地式之說彼著五總龜者假淮名以實其宋人之書惡可信哉

包說

祿命家以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為例其書無明文問星官歷翁茫然不識所謂第曰吾書如是吾師之言如是而已余讀許氏說文勹部包字義乃知祿命之術與易素問合而古人之言要為可信也其言曰包象人懷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為夫婦懷妊于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蓋包者兒之胞系世所謂胎衣男女所函以生也太極元氣肇子未分之時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

父精母血水象也男自子左旋凡歷三十而止女自子右轉凡歷二十而止皆舍巳陽氣孳萌于子盛于巳也其用三用二者何天之數置一得三地之數置一得二奇耦錯行綜之爲五十大衍之數也巳神螣蛇其衙元武北方之獸既濟之卦其于人也相火所宅爲命門爲子宮坎離妙合而胎結焉翕闢之基生育之本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一順一逆歷辰之數咸十見在胎十月而形全形全而墮地先天三位東北三位西南一索得男一索得女以準寅申文相符也蓋包者精血相包而成感于子孕于巳覡于寅申閻史之書以月繫年

日者之占以年从月一索朕焉百歲兆焉豈有二理哉夫許氏所說古倉史之文今爲推攷經傳靡不足徵故雖羣子小道皆有精義存不可以方術而少之也然則九流之有祿命其來葢久其以爲出自漢時者其亦眉睫之見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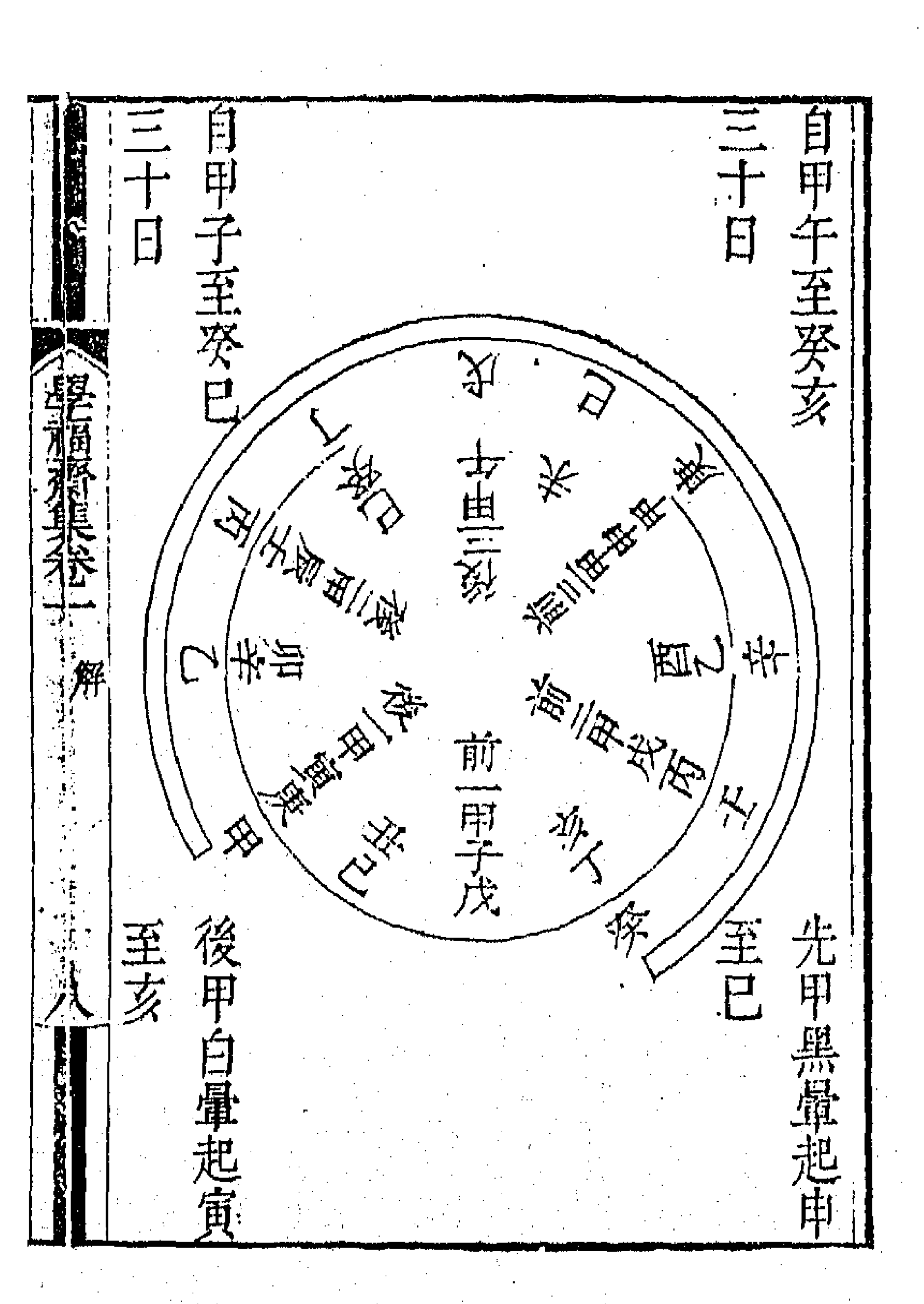
先甲後甲圖解

先甲後甲圖者元張氏理所述象數鉤深圖之一也先甲後甲者先甲三日辛先甲後已生之卦後甲三日丁後甲先未生之卦已生者數往未生者知來來逆而往順也自甲午至癸亥甲子至癸巳各三十日者陽生于子而極于巳故後甲三十日之甲子起于子而癸巳終于巳陰生于午而終于亥故先甲三十日之甲午起于午而癸亥終于亥也黑白二暈者陽爲白陰爲黑也其陽暈虛坎陰暈虛離者離位午坎位子子午爲陰陽之初生朱子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胡氏方平曰子位陽

初生而未出于地至寅則温煦之氣始用事午位陰雖生而未害于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離當陽盛之時而初生之陰未形坎當陰旺之會而乍萌之陽難達故陽虛子而起寅陰虛午而起申水火長生于申寅水火之生處即陰陽之見處也陰陽二暈之起申寅明矣而其止于巳亥者三十二卦之陽爻俱盡于亥故陽暈至亥而止三十二卦之陰爻俱盡于巳故陰暈至巳而止也自其初生之消長言之則後甲之起子至巳先甲之起午至亥是陽從左轉陰從右旋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也自其發見之盈虛言之則陽暈之起寅至亥

陰暈之起申至巳是陽滅于陰陰滅于陽陽盈則陰虛陰盈則陽虛也至寅則庚包甲外申則庚處甲中者陽暈之庚在西而陰暈之甲在東陽暈之甲在東而陰暈之庚在西故上弦則月見于陰甲而日沈于陽庚下弦則日升于陽甲而月沒于陰庚此參之參同契而符者也陽暈內從寅順布十干陰暈內自申逆布十干而六甲之在中子一戌二申三由北而西午三辰二寅一由南而東蓋以外圜之陽暈與內圜之陰暈兩相環抱而莫東西則甲子之由北而西恰合陽暈之東甲午之由南而東恰合陽暈之西此又渾天甲子之序也易道精

微左宜右有無不會通是在探賾者善悟而已



自甲午至癸亥
三十日
先甲黑暈起申
至巳
自甲子至癸巳
三十日
後甲白暈起寅
至亥
前一甲子戌

九章解

黃帝臣隸首作筭數周公問商高而作周髀此九章之始也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九數九數者九章也一曰方田以田疇界域求畝步之積實以廣輪而求方直圭稜梯斜等形以周徑而求圜擶環等田即今丈量法也二曰粟布一云粟米粟穀也布錢也以粟稻等率求米之精麤以嘉量求糧之多寡以尋尺求帛之長短以銖兩求物之重輕即今量倉發稅及求斤求兩等法也三曰衰分一云差分衰等差古文通也物之淆者求其等而分之以物多寡求出稅以人戶等第求徭役以價

直求貴賤反枯即西洋之借差互徵等法也四曰少廣廣橫也截縱之多益橫之少故曰少廣以方法除積冪而求方以圜法除方實而求圜即今開平方立方等法及西洋之圜容較也五曰商功商量用力之法也以堅壤之率求穿地之實以廣寬崇深求城塹溝渠之積以車步往來求程途負載之功即今土方堆垛等法也六曰均輸均平也輸送也以戶數多寡道里遠近而求車與粟數以粟數高下而求僦直以錢數幾何而求傭錢即今津貼水腳等法也七曰贏朒一云盈不足贏有餘也朒不足也設有餘不足者以求隱雜之數隱雜者不

見之數顯者可見之數故以顯者推隱雜者凡人共買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不足槩然雜者故以有餘不足之數求之則人數物價犁然而定如每人持銀五兩盈六兩每人持銀三兩不足四兩而知其爲五人而物價一十九兩者物價一十九兩每人五兩五五二十五是比物價多六兩矣所謂盈也每人三兩三五一十五是比物價少四兩矣所謂不足也或五兩或三兩可見之數顯也或盈六兩或不足四兩不見之數隱也雜也其法以五兩四兩互乘得二十兩以三兩六兩互乘得一十八兩併之成三十八兩爲物實另併盈六兩不足四兩得十兩爲人實却以所持五兩內減去三兩存二兩爲法除人實得五爲人數除物實得一十九兩爲物價

即西洋比例法也第比例以實數求實數而贏朒以虛數求實數然虛數皆與實數相較而生贏朒之差則虛數亦實數也八曰方程方比方也程法程也程課也數有難知者據見在之數以比方而程課之則不可知而可知因設數齊其分以比方之定爲已成之式凡法皆如之故曰方程其用互乘者所以齊其分使其首數既同減盡而餘一法一實以得一數也法雖有三色四色以至多色不過累乘累減以歸于一法一實而已即西洋互乘減併法也九曰句股一云旁要又云重差夕桀音的橫濶爲句直長爲股兩隅斜去爲弦以句股求弦之斜

以句弦求股之長以股弦求句之濶以句股中容方容圓求山水之高深城塹之廣遠樹表引矩一望而知筭術之至精者卽西洋三角法也夫方田已舉句股而句股實包諸數故一章通而九章無不通周髀明而渾天卽在是矣

與友人論漸卦音義書

丁丑春

天子再幸江南召試獻賦之士于金陵以鴻漸于陸爲題吳中某人以誤押漸爲平聲被放初正雪夕同飲張竹邨家酒半坐有論此者足下以漸字有平仄二讀反覆辨論隱然爲之不平僕觀足下其時已被酒故默不吐一語歸而思義疏至今日廢不講久矣以足下躭古博聞而所言猶若此設坐中之人襲足下之言以爲言其有關于學術甚大故不得已而獻其愚焉僕案漸旣檢反以之前爲義卽階漸之道此陸德明易釋文也漸

者漸進之卦止而巽以斯適進漸進者也此王弼注也
漸者不速之名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此孔
穎達正義也終止雖獲敦艮時行須漸進行故曰物不
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此崔憬之解序卦也
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爲進也此虞翻之解彖
辭也凡此皆漢唐諸儒之說也若夫宋儒之說程伊川
曰進以序爲漸又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
白雲郭氏曰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朱子曰漸漸進也
爲卦止於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
僕讀書少歷攷前後諸儒從未有讀漸爲子廉切者若

足下引觀卦爲例則又不然案釋文觀盥而不薦大觀在上風行地上觀皆讀官與反若下觀而化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及六爻之觀俱如字者葢音从義異義遂音生讀官與反者於上觀望也讀如字者視也漸卦之漸唯以漸進爲義彖辭甚明若讀子廉切則以漸漬爲義矣義無異而音忽變蒙竊惑焉彼某人者于里塾習讀之書荒舛回互足下又從而傅和之果何所見而云云乎幸明以教我

復汪韡懷

得書辱問以適母卒後數月而妾子生其服制若放聞赴守制例則當以子生日始否案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又曰已葬而世子生經唯曰奉子以衰又子踊襲衰杖皆喪之儀節也其服斬之期若何經未嘗言之也今足下所詢先卒者適母後生者妾子竊以為父與母一也庶子與冢子執親之喪一也準此而推則今生之庶子其服當服斬其衰則被之于懷抱其殷事祥練之祭則保母奉以行禮此盡人而知之也尋尊諭其服制當放聞赴守制之例以子生之日為始案開元禮兄弟

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聞哀日月而除之朱子語錄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聞喪有先後也此向來聞訃守制之明證則後生妾子服適母之喪以生之日爲始何不可乎縱適母已生有子服斬在先雖相去數月而各自變除又何妨乎夫復生有節喪不相待禮之大閑也足下所据頁合前軌僕未嘗讀書敢輕議禮聊拾陳言用塞明聽幸與知禮服之君子再詳之并以教僕也成載拜

與長蘆陳運使書

古人有言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往時閣下在浙成無左右之容徒有文字未伎蒙閣下一見禮加賓客之右如舊雨宿好虛懷引納惟恐不及將行又爲之薦今館訂後期此成之于閣下宜何如報者而自使節遠去滇南日望移近歲月奄忽遂已數載亦曾脩尺素附詩刻一寄新安方君今爲玉田丞者一寄武林謝君道里遼遠往來匪易未知微賤之姓氏得達與否也然以閣下之于成收之于踈外而知之于文字其相孚有非尋常世俗交者不槩乎時之久不久書之達不達也比者

伏聞閣下移官津門殊方萬里者今在畿輔矣界驛經時不至者今一葦可杭矣書問之易通起居之易悉又不待言也私衷喜慰至形寤寐然行復自念犬馬之齒六十有三讀書猶能盈寸于經史百家漸有所窺下筆偶爲詩文亦一二頗近古人胸中鬱鬱無可質問安得閣下早晚拜

天子命重臨吳越盡吐于知己之前乎此成平生之大願想亦閣下之所許也曹君別後不獲繼見不知近游何所金陵張翁漱石入秦耄猶未歸書來每懷閣下不置謝君頻歲在揚旅況頗佳皆昔日座上之客我公所

欲詢者若成自蝨于此主人有屋烏之故久而不渝雖納二妾猶未有子以硯爲田逢年無日惟朝夕一編風雨寒暑道塗況痒疾病憂戚造次未敢暫釋生雖不遇或冀有聞于後以爲庶幾無負閣下徇昔之知而已近刻數箋附呈請誨麈荅遠來伏惟萬福贍企德音用慰依佇不宣

與江橙里書

揚俗新正有鮮鯽之餉攷諸毛詩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其箋云冬魚之性定春鮪始來薦獻之於宗廟也春秋外傳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於廟蓋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春魚始動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皆取其尤美之時也是故古取以薦今取以餉以其肥而尤美而號之曰名魚方春之鯽肥而尤美亦揚之名魚也以之相餉其朋友絕甘分少之誼乎又小雅無羊之卒章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鄭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

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歲熟相供養之祥不徵於夢而尚於餉禮失而求諸野也偶讀此詩而足下饋魚至爰疏以報幸垂詧焉不宣

與江松泉書

比寫顧烈婦傳就正左右承教以不及有所更定此甚感於吾兄者已遵改之矣惟為人奴何尊意欲易以為人傭豈以奴之賤而欲諱之乎夫傳之體本于史史之書奴者多矣孟舒田叔自髠鉗稱王家奴以功名顯衛青為平陽公主家奴以大將軍貴李善本同縣李元蒼頭以獨行著書之於策未嘗諱也夫惟人奴之而能自立如此書之所以勸是故其實奴也書之為奴婆孝廉叔子之述已大書故人奴矣何必諱哉且傭之與奴亦有別矣說文傭均直也雇役於人受直也此即今之傭

工不得與奴比然則揆足下之意豈將隱惡而揚善乎此君子之用心也然吾以爲奴之云云世特相命以爲名非惡也誠如足下之指而臨文者盡諱其名是使若輩雖有孝子烈婦而終不得表襮於世以自異於人人也不太甚哉伏惟吾兄沖懷虛受故復獻其愚攺槀及叔子述附呈辱明教之不宣

學福齋集

卷之二　序

學福齋集卷二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學易闡微序 代

寧化羅君登標手編學易闡微四卷爲論者七十四爲考者五爲解者三十三共一百一十一篇其發明四聖人之微言奧旨與夫諸儒百氏之說櫽括而出之犁然昭徹于耳目俾學者得所由入不以望洋自阻其學可謂擇而精其用意可謂厚矣蓋漢以後學者授受相承黨枯護朽以說經爲事即周易一經而隋志凡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元史經

籍無志而諸儒刻于納蘭成德經解者凡十部是宋元之際諸儒說經較漢志所錄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者其數不啻數十倍矣抑何盛也自明以制義取士學者汨沒于時文講章後生小子束書不觀有不知荀九家爲何人者況其他乎故得一人焉尊聖人之經而朝夕誦說之斯寶貴之矣況若君書之善乎君之書皆羽衛傳義有裨學者而六爻諸論其闡發尤切實無遺蘊至論六十四卦多引史事以相左證又援五峰先生易外傳自屯至剝之例非好爲穿鑿安排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學者苟極其心思隨所見而皆有得要亦出于自

然乃可貴耳彼好奇鈎異者惡足以與于此哉吾觀朱氏元昇宋之右科耳雷氏思齊元之黃冠耳皆述易以傳于後而今世士大夫用力于是者卒鮮焉吾安得不重羅君而亟爲嘉歎也唐州郡教其學生五經各有師道州文宣王廟碑所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蓋必專門名家始有益于諸生今君方爲學官于松溪出其向所折衷四聖人者日進諸生講求探索異坿閩之善易者衆必自羅君始矣

喬餅城卦氣攷略序

爲易卦氣之說者莫詳于唐之孔氏矣案易緯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六六得三十六）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八得四十）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四五得二十）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得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也太元之辭曰陽氣藏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則中孚之直冬至有明徵矣葢自漢焦京精于其學而紹述之由魏晉至宋疑信參半朱子斥之王氏昭素又斥之近時

黃梨洲直痛詆之矣其意以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有兩卦直一日者一爻直一日者四爻强直一日者說愈多而義愈晦要之立法之初昔未可以盡非也夫易與它經異它經之所言者理而已易則象與數相輔而行不可以偏廢自王輔嗣援老莊言易棄象數而專譚理而漢人之易遂束高閣凡荀虞之說皆然不獨焦京也下逮勝國淺陋之講章腐爛之經義相市于世所謂象數者特存一二于卜祝之間數百年來無有知卦氣爲何事者矣吾友喬君儆城好古深思治易有得洗滌凡近探索元始獨默契于象數之微殫一生心

力著易象貫擻十萬言陽湖潘敏惠公既書簡端矣其卷中各類則乞序同志而以卦氣屬于余頻歲奔走學殖益落烏能闚餅城之藩籬況欲登其堂而發其覆哉以良友之諈諉難孤也爰粗述所聞如此吾恐斤斤焉守一先生之說者又將集矢于我也

洪範明義鈔序 代

黃石齋先生洪範明義四卷初卷原本古文正定今文上卷分經為十三章下卷以圖紀與經文相麗終卷再定今文皆先生創例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為圖六十有一為紀二十有八公暇伏讀犁然得其端緒而怳然有會于心竊以先生之撰是書以範通易以易通曆兼綜詩春秋旁及歷代之史下逮諸子七緯靈蘭玉冊之文莫不探抽冥賾撑精而語詳洵疇範之璣衡彝倫之閫奧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輒為訂鈔三卷圖之存者二十有九而紀則槩未錄焉明至崇禎丁丑戊寅之

間咎徵疊見廟堂之上賢姦雜進而小人之勢日張先生以爲致理自君身始故于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既爲之說復爲之圖反覆至數萬言而歷引史之災異復爲之紀以戒人主其曰皇極者上天之事又曰威福之原出于好惡五行之用著于喜怒帝天所爲命聖人所爲性合而建之以爲皇極又曰人君能爲天下造德而後造福被于天下又曰天子之愛臣庶猶父母之愛子臣庶之敬君甚于君之敬天又曰善即德也德即福也又曰聖人之謀周于天猶天之謀周于聖人此先生述作大意也夫能責難於君謂之忠先生

激切指陳又當國勢將傾建言降謫之後嗚呼可以匹
箕子矣夫洪範爲帝王之大經大法近世諸儒老泉有
洪範圖論穎濱有五事圖論曾子固歸熙甫皆有洪範
傳惟蘇氏斥末歸本能指歆向之失其他則隨文訓詁
無所發明若王安石以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懼
則侮聖言矣先生書出而維天陰隲相協彝倫條貫之
義曉然大明于天下後世其有功于吾道何如也夫天
之與人呼吸無間天垂象見吉凶而五行爲之徵五事
不敬則五行汨陳民病而已見于而將雨而山出雲皆
氣之爲也大君天之宗子上帝挈億兆蒼生界之而福

極郎視人主之一身人主以一人克饗天心而六合咸蒙其福朱子謂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李忠定謂菑異者氣之先至而先生亦謂天人之間以氣相取故其所釆天官內經獨多蓋實有見于天人相感之微非郎顗蘇竟之倫所可及也若夫南北覆首東西反易之說可破向來星土之疑而再定今文錯簡雖聖人復起不易至于紀所載菑異徵驗在先生危言欲以動主而或啓依託禨祥之喙余是以去之也嗚呼聖智之生異世同揆箕子蒙難於毒痡之辰先生竭忠于鼎沸之日學者讀其書而論其時因以想見其爲人豈非夫子所

謂仁者哉

張竹村詩說序

竹村張君授徒之暇撰詩說二十八卷歷十有五年而始成實庚辰九月之望也會余歸自廣陵郎携丐一言余既卒業久歸亦歎然卒無以應昨者竹村過余復申前請其意若深望余也因為之序曰詩自毛鄭行而齊魯韓三家俱廢魏晉之世劉楨王肅雖後先發難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益明由漢逮五季學者遵而守之宋時歐蘇諸儒始有異論王雪山鄭漁仲始各舍序而言詩朱子博考諸家深探古昔自為集傳始盡去小序獨標新旨嗣是以來朱學大行毛鄭衰息迄于勝國

始以集傳立在學官用之科舉士皆童而習之無有肄
及詩序者然其主夾漈而以鄭衛之風盡斷為淫詩東
萊議之于先鄱陽辨之于後葢斷斷乎不能息衆喙矣
橫經之彥調停偏袒紛若聚訟余嘗病之近惟吳江朱
長孺毛詩通義陳長發毛詩稽古編其所論述洵為毛
鄭忠臣紫陽諍子卓然可傳有裨學者往在廣陵亡友
惠徵君定宇亟稱之長孺之言曰東萊詩紀所載朱氏
云云皆奉古序為金科黃東發引晦菴新說亦多從序
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由
二說而參觀之學者可以憬然悟矣竹村之為此書既

采朱子亦獵毛鄭其意毛鄭合者則取毛鄭朱子合者則取朱子不爲依違兩可之說而一歸于是其于上下今古異同出入之間爲之剖析肌理辨別銖黍若鑑照景若老吏聽獄試取朱陳二氏之書而並陳之其亦庶乎爲繼也已夫當舉世誦法集傳之時以爲梯徑功名之藉有一人者猶知旁及毛鄭勒爲成書嘘冷灰而復爇之豈非豪傑希有之事乎傳有云同學爲朋同志爲友若竹村者斯眞吾友矣惜惠徵君已先下世不得與之把臂而共論也

孝經集傳鈔序

孝經集傳明儒黃石齋先生采儀禮大小戴記及論語孟子爲經疏義謂之大傳又于經傳之下類附已注以引伸其說謂之小傳凡四卷書成未及進御而猶結銜序末者先生志也夫十四經並重天壤而傳孝經者獨鮮在唐尚有二十七家宋元至今著錄益寡可見者元宗制旨邢叔明正義司馬溫公指解范淳甫說朱子刊誤鄱陽董氏大義吳草廬校刊孝經朱周翰句解或宗今文或述古文或以今古文參定諸儒斷斷欲求折衷難矣攷孝經始著漢初河間顏貞所獻一篇十八章此

今文列于學官者也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壁中孔氏安國爲傳班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是也其本亡逸蓋久隋劉炫穿鑿竄易遂離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僞作閨門一章以求合二十二之數學者疑焉先生此書其篇次依今文而所爲大小傳曰微義著義者凡十有七獨標新旨于諸儒之外而得其折衷于是涑水華陽新安之意益以大顯而它說之踳駮者皆去何其醇也夫孝者根于人之心而禮卽著于視聽言動之間爲之門內而非難也推之天下而皆準也魚菽之祭而郊廟之饗溫凊之節而草木之祥能事

親則能事天而治人而育物故自吾而上禰祖曾高以極于厥初生民之帝自吾而下子孫仍雲以推于不可窮旁及族黨州閭遠至九州血氣之倫而徵逮跂行喙息蠕動之屬莫不有愛敬者存則求所以盡吾親之愛敬者而達之天地萬物猶運而已矣先生以孝爲禮所由生以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耤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爲孝之著自天子至于庶人詎有二本哉蓋數千百年以來前後諸儒之說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先生之學無所不優而生平用意尤專此經親沒負土廬墓其在請室桁楊楚毒中手書一百二十本迨後

崎嶇兵間卒死于難懍然樹不朽之大節我夫子所謂
行在孝經者先生其庶幾乎原書大小傳章句少譌不
揣檮昧僭爲訂鈔而卷如其舊先生尚有孝經贊孝經
外傳孝經定本孝經别本皆散佚無存

萬季野先生羣書辨疑序

甬東之萬氏以經學世其家充宗季野兩先生所著尤富其精言奧論爲崑山徐尚書采刻讀禮通考者幾于什之三四然充宗先生之書版行已久季野先生猶弆而有待學者每以爲憾今春其從孫近蓬路出廣陵謀刻先生羣書辨疑曰家所藏僅八卷尚佚其四屬爲訪尋余行篋中有完本因舉以歸之明珠復還當非偶然此書將顯于時矣先生此書總爲卷十二其所辨易書詩春秋禮諸經最詳于喪禮喪服其次則禘祫廟制又其次則金石文字暨諸史而末則以先所傳者終焉先

生之用心勤矣夫讀書不能無疑鶻突不解久則轇結于中若癥瘕然雖有文摯不爲功又或穿鑿傅會卒臆武斷其病人尤甚是故先生每讀一書必爲之反覆辨論期乎至當而後已沛然若江河之流昭昭然若象緯之麗天填填然若洊雷之啓蟄而授杖于盲者也其裨益學者閎矣哉先生之學浩無涯際雖此書不足以盡先生然自此而求觀先生亦可推一而知十焉余生晚不獲從先生游幸與近蓬爲同志之友習聞兩先生之緒論今又喜覩此書之傳輙忘衰陋僣綴數語亦秉韋之義也

興化任幼植雪屋箋經圖序

吾友興化任君幼植治經有年矣今冬屬畫史爲雪屋箋經圖過余乞一言夫號經之數多矣易書詩春秋禮則曰五經益之以樂則曰六經秦火之後樂無傳矣益之以周禮孝經論語孟子則曰九經益之以儀禮左氏春秋爾雅則曰十三經益之以大戴禮則曰十四經其它有謂七經者劉氏敞之說也有謂十一經者何氏異孫之說也有謂十二經者莊子之說也有謂大經中經小經者唐所分取士之制也夫經也者常也法也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天之有五星也地之有五

穀也人非五穀不生學非五經不殖自佛老之徒以其
荒耿無稽之言亦名之曰經而經雜矣百家小說以方
術種植禽魚飲博嬉戲之細亦名之曰經而經褻矣尙
王弼之易注而屏荀虞尊僞古文尙書而伏生之今文
絀而經晦矣幸而漢唐之注疏正義尙存於人間宋元
諸儒之經解復刻於近歲是在學者擇而取之博攷而
精思之耳雖然今之學者治經之難有三講授之失傳
也肄習之不專也功名之見搰也而且汨沒於時文牽
曳於塵累賊之者又非一端乎是宜面墻者日衆而通
經博古之彥舉天下而無幾人也抑吾聞之有志者事

竟成是故萬里起於足下勿息而已矣一簣可以爲山
勿止而已矣夫苟致力而不懈焉則鬼神將來舍又何
畏難之有哉任君於羣經章解句達抉其精義皆有箋
釋而於三禮尤深箋之云者表也識也義若隱略則更
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則任君之爲是圖
可以爲學者勸矣

陳西菴印譜序

讀書自識字始識字莫先於說文近世專攻時義束書不觀說文取供篆刻之用而小學湮替一切偏旁訓故舉筆矢口遂至不可究詰此學者之通病也是故篆刻者小學之犧羊說文之緜蕞讀書識字之所宜有事也夫篆刻列於八體在秦爲摹印在漢爲繆篆尉律云學僮十七已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是漢人無有不知摹印者當時太史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上且以之試士矣豈若後世之區區具名氏識紙尾也哉夫所謂書之不正者馬文淵

曰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許叔重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若者或不合舊埶或違戾不同蕬必盡屏野言而不穿鑿斯爲善爾今之以篆刻名者不能貫通六書之神恉逞其私臆潰竄強合用以媚俗巧說衺辭自文其過而世顧尚之是棄周鼎而寶康瓠斥先施而倚佌頻脂切倠許維切也惡乎可哉余不敏少嘗究心許氏之書出游四方得交元和惠松厓錢唐吳西林丁鈍丁此三君子者皆精於小學惠吳著書字[illegible]而丁尤工篆刻每與論辨斷斷焉

之書也爲引於端以許同志云

北極高度表序

北極高度表者臺官所以測晝夜長短之準也當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日軌之所行黃道以南以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夏至黃道以東以西與赤道相交爲春秋分是故晝夜長短由於太陽及南北極出入地平也北極出地即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南極反是南北爲緯度東西爲經度各一周三百六十度是故晝夜長短時刻由於北極出入地平與所居緯度之不同也天頂近於赤道則北極出地度數少即晝夜長

短亦少天頂遠於赤道則北極出地度數多即晝夜長短亦多此實測之理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讀鴆切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後漢志日景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張平子有云將步天路用定靈軌蓋萬世而不易者也唐開元間太史監南宮說行天下測景凡十七處元時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處

朝幅員之地度越前代按表南自崖州北至泥布楚相距三十四度東自三姓西至塔什干相距六十一度內而直省郡縣外而蒙古回部北極高度皎若眉列測景之術視古加密矣方今

皇上聖神文武聲教所訖西出玉門三萬里之遠莫不舉踵盡落回面而請吏航浮索引累譯內屬蓋幾於日出入處矣豈章亥之所能步而隷首所能算哉豈三代漢唐所能及哉何其盛也此書老友劉君其暉將重鋟於廣陵而余爲序之首述本末以備攷索而終之以頌揚

聖化昭示來茲亦載筆者之志也

官守坡硯譜序

高密官守坡嗜端硯少日所藏甚富久而散失今存者數硯耳念舊物不能復致爰寫爲圖各識以銘而譜之而乞題于余硯之良世競尚端歙二州矣然余以爲歙產者廉利倅棘矜墨易糜而損豪釆自端溪者縝密而潤拊之如玉不拒墨而汁自生善養豪而鋒恆銳是故歙之性有類乎剛者而端則溫柔君子矣是二者皆可寶也而余亦樂愛夫端焉往余客嶺外嘗溯羚羊峽親至端人采硯之所觀所謂水巖者其穴容一人蛇行而入仰臥而施鑿鬪峽底刺篙聲鏗然若將穿漏者得之

既購而質又多水綫易裂蓋有累月而不得一佳者得即爲有力者取去矣其雜陳於市者皆出新坑自非眞知而篤嗜者不能辨也況從而譜之也哉必若宮君斯可繼高似孫爾宋高似孫有硯箋然吾竊怪世之有力者甚或藏硯至百以相夸炫然不過重錦衣之珍木櫝之間其書一碑草一文則卒未之見焉是何異納先施於椓人豢吉良於兀者雖多亦奚以爲今吾友存硯雖無幾然君與硯日親硯與君日習或詩焉或文焉下筆不能自休皆有資於此也吾安得不慶硯之遭而歎宮君之不虛所嗜且自笑既無硯又無文也繫之詩曰石交可耦

兮吾志以同石田可耕兮吾年以逢美哉乎是爲石戶之農

形家輯要序 代

海上喬子餅城性嗜學于書無所不闚而晚遂易凡七政元氣遁占挺專須臾之秘皆能洞其微而治形家術尤專以爲自易而通之者也惜其窒于聰而不見用于世今則抱文而將老矣然使餅城早亨其遇則其心將有所分而未必所就之遂至于是也葢有關朗劉牧之風而偶同于韓友之所爲無郎顗之遭而克自立乎隗禧之名者也噫其難能也矣往余在南方會稽傅太史玉笈氏暨其鄉人顧子餘菴時時爲道其賢癸亥移浙始以書相聞明年來遊西湖館于我兩朝燈夕久與之處

而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六日七分之說抽其賾而原元與舍然有味乎其言彼以由吾公裕歸餅城者是惡足以盡之哉丙寅秋余將至皖餅城出所纂形家輯要曰此吾易之駢指也願序之昔吳幼清過市見地理書盈一車後饒氏類其要爲三帙意深取焉古本之存焉者寡矣幸而有一二存者又爲妄庸人竄易塗鏝以亂其真病中于寶康爲璞且因以戕人之親者數數然也非者之百療不起也和扁弓方寸七卽霍然已聾重貨之困也積歲齒不售市美珠者盈握而善賈爭趨焉得其要之可貴也讀餅城是編其庸有多乎幼清之言曰能

者不輕爲人葬不輕與人言又曰儒者之術其書精夫
鉼城故自易而通之者也吾爲序吾何以易是二說哉

新訂天玉青囊序 代

古以形家名者景純而下唐楊曾二氏爲最楊氏旣著撼龍復撰天玉一篇青囊奧語一篇曾氏之敘則發明奧語者也言葬法者皆宗之箋釋無慮數十家地理之學先王所以奠山川建都邑制師田宅人民凡體國經野之模大率不離於是而葬法特其一端迨後雜出九流或且以爲非儒者所宜治從而訾議之夫萬物之負陰抱陽戴天而履地者理與氣爲之也屈信往來無閒于生死祖禰子姓不隔于幽明親在而所寢不蔽風雨一息不能安爲之兆域而有賊風水蟲之虞其能恝然

已乎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必有道矣自五季後世變相尋冢人墓大夫之遺湮佚殆盡天玉青囊一書猶存古法其所言頗與儒者合斯可寶也然以二子之好奇也微言奧義旣已難明妄庸人又以一二淺里之語亂之岐之中又有岐焉宜爲訾議者口實也余惟破其癥結除其蕪陋闢其非而存其是求其間而抉其微旣爲訂正譌舛且于義之難明者別爲圖以便攷索天玉曰初箋者就正之始訓詁之萬一也青囊曰觿者觿以解繫童子之所有事也噫地理之學大矣葬法爲地理之一楊曾爲葬法之一而是二書又爲楊曾之一知其一

說而不知又有一說則天爽龍衍闢其口矣吾爲是編
唯望天下之葬其親者胥求其心之安而孝子仁人之
道盡矣此之璞而彼之鼠吾惡乎討之哉

胎產集要序

人之生育由於天地之氣化自然而然非可强而致之强而致之急則敗矣其在周易蹇後即繼以解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其彖之辭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是故緩也者生育之要術安危之所繫也夫惟當在蓐危險之會而處之若夷任之以自然則神志寧一氣定血充如達之生無坼副菑害之虞動而免乎險矣觀夫秋至葉脫瓜熟蒂隕植物且然況人爲最靈而顧反不若乎夫生人之始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

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矣皆自然而然也老子曰道法自然則生育之時亦任之以自然而已矣胎產集要吾友常君萊畦所編其指以安臥忍楚爲主而不操其權於產媪即吾自然之說也嘗攷傳記古之人有所謂蓐乳書產經產寶產前後論崔知悌產圖今俱佚不傳而薛氏濟陰綱目又不能家有其書平時既失於講求倉卒免身而或戕其生且有母子俱傷者皆委之於產媪而不知用緩之所致也則是書之流布全者實多稽之於易彖驗之於天時證之於往古天地之大德曰生萊畦之爲是書抑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夫

痘疹定論序

痘疹定論者新建朱氏純嘏之所著也康熙辛酉
聖祖仁皇帝命江西巡撫考送善種痘醫二人純嘏與
焉選種試苗皆效隨授御醫直
內廷旋出使各蒙古自在輦轂及往來外藩三十餘年
凡奉
命爲
聖子神孫天潢戚畹種痘又眂天行自出者奇變雜療
無不應手而愈晚而著爲是書蓋是時年將八十矣夫
痘之爲疾不見於靈素又其爲字說文玉篇類篇皆無

之荀卿之非相也有所謂蒙倛者斷菑者值鰭者色如削瓜者面無見膚者無須麋者禹跳而湯偏者堯舜參牟子者未聞面以疾而易美惡者也今孩幼之以痘而易美惡者多矣則三代時無痘明矣自宋元以來劉守真錢仲陽張潔古王海藏朱丹溪之徒始見於方書朱氏後出力闢諸家膠執痘屬心火之說其爲胗涼溫攻補不拘一法其自爲論數篇皆精微切當而胎毒藴於命門一語則尤破的之論也蓋朱氏之學實本於淸江聶氏聶氏名尚恒明萬歷間人曾尹汀之寧化所著活幼心法板皮闘運使庫故其書初不大顯幸得朱氏尊

而信之爲之盡發其覆而又益以已所心得于是世之爲小兒醫者乃今而後知有聶氏之傳相與講明而代守之則孩幼之獲全者廣矣其功豈不偉哉至其所云馬伏波征武陵蠻病瘴而卒從此毒癘中國則未攷史之過也按後漢書馬援傳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則援之死由暑疫烏得强以瘴實之以重誣古人哉吾觀宋藝文志消晁昭德鄭夾漈所錄小兒諸方書當有論痘疹所始者惜久而皆佚則朱氏所徵引或轉以滋學者之疑故附辨焉因廣陵同人重梓以廣其傳而余僭序其端云

重刻杜牧之詩集序

杜牧之先生起秦中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由寡職補史館脩撰宰相李衛公奇其才特薦引之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郎復出刺湖州未幾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遂掌外制位侍從歷中外三十年常以文學謀畧為已任所著賦頌碑銘書奏論議之文行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今所傳樊川集二十卷是也當文宗之世天下多故劉從諫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盧龍楊志誠拘留朝使先生憤河朔諸鎮桀驁不循法度乃作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又作

戰論方是時朝廷專事姑息枋國秉成之臣又皆苟且偷安一切措置無術公獨倡爲斯論使天下曉然知順逆之所在議者以衛公行其志於會昌之日爲難而不知先生言於太和之際爲更難也世之人多重先生之詩以爲無媿作者不知先生言論卓卓如是翻以詩掩之也然先生之從兄悰更歷將相而先生竟困躓不自振卒豈非所謂命歟世或譏其在揚州時多狹邪遊見疾於君子然其說特出稗官野史蓋亦不足道也先生之詩才情恣肆雖時時軼於規矩然其平生出處以及登臨遊覽幽愁疾病感時傷亂之懷一寓於其中此先

生之詩所以壽於世也我友姚子贍庭既刻先生之詩自吳寓書問序因備論之如此噫嘻唐去今遠矣讀先生之詩思當時之所以至乎此者則知其人而論其世其亦有所感也夫